

马加 主编

O  
U  
H  
S  
U  
S

新

境

界

文

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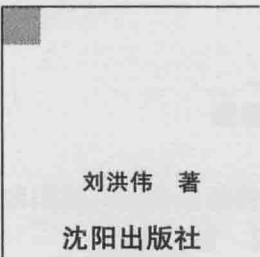
# 听大地诉说

刘洪伟 著

沈阳出版社

T  
I  
N  
G  
D  
A  
D  
I

# 听大地诉说



刘洪伟 著  
沈阳出版社



新境界文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大地诉说/刘洪伟著. - 沈阳:沈阳出版社,2000.5

(新境界文丛/马加主编)

ISBN 7-5441-1415-5

I. 听…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8610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160千字 印张:8 插页:4

印数:1—1 200册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沈晓辉

责任校对:朱科志

封面设计:张辉

版式设计:张建荣

---

定价(全15册):230.00元 本册定价:16.00元

## 静在商潮滚滚时(代序)

洪伟的散文集《听大地诉说》就要出版了。几日来,作为读者的我,捧着他那厚厚的一摞书稿,好像比作者的他心情还要激动许多。

近水楼台先得月。事实上作为作者妻子,已在《听大地诉说》问世的前几年,就开始陆陆续续地读它了,虽然那还只能说是《听大地诉说》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我还是篇篇都读得仔细。因为,《听大地诉说》确实是深深地吸引着我。

读洪伟的散文,我被他娓娓的叙述和真实生动的描写所吸引,那些生命之旅中不能忘却的人和事,那些在苍茫岁月中沉积下来的动人生活故事,那些在游览祖国名山大川时的所见所悟……犹如一幅风俗画,为我们回顾往事、缅怀流年、感悟人生展开了一片想像的艺术空间。他的作品纯朴而深沉,选取的都是生活中的普通的人和事。如《姥姥和她的火盆》、《我的外祖父》、《黑核桃情结》等作品,在平静的叙述中融进了自己的情感,偶有所悟便生发出哲理式的思索,看后会令读者泪流双行。从《笨眼看酒》、《戏说男人》、《血雨腥风话文人》等作品中,便能看出他的阅历和丰富的知识积累,文中的遣词造句、归纳推理是那样地挥

洒自如，周密精当。他观察事物有自己的独到见解，1997年9月，他与《辽宁法制报》的朋友同游长江三峡，回来后写出了散文《游岳阳楼》。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一篇《岳阳楼记》大而言之它为世人回答了应如何对待人生的重大课题；小而言之它给后人留下了一座永远也享受不尽的艺术宝库。中国之大类似岳阳楼的楼、台、亭、榭不胜枚举，但它们却很不幸都没有遇到范仲淹，历史上若多几位范仲淹便一定会多几座岳阳楼。岳阳楼美，范公的文章更美。”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观察事物的透视眼光。洪伟的散文、杂谈、随笔等创作，是他的业余之作。他在公安系统从事社会宣传工作，多年来在中央、省、市各级新闻部门和杂志社发表了消息、通讯、侦破纪实等作品数百篇八十余万字。值此物欲横流之际，商潮滚滚之时，他能静坐书屋，笔耕不辍，这确实是需要有一种追求精神和理想境界。

洪伟有副好口才，而且还有读书癖，他把星期天、节假日逛书社视为一种享受。工资虽不高，但他生活俭朴，几年来他把积攒下来的钱几乎全用在了买书上，现在他已有藏书千余卷。书籍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积累，武装了他的艺术头脑。他待朋友如兄弟，视权贵若无物，在他的身上傲气难寻而傲骨易得。他性情幽默、刚烈耿直、爱憎分明，为正义他能拍案而起，为友情他能热泪横流。正是由于他这样的性格，所以人们都愿与他交朋友。闲暇时，常有一些朋友到家里来与他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听他们调侃真是一种享受。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生活中的他更是有“血”有“肉”。孩子五岁时，为使儿子不打扰他看书，他向儿子宣布：“再闹，我就死了。”于是儿子不敢哭不敢闹，躲在床角扑扑簌簌地掉眼泪。他的书看完了，儿子的眼

晴也哭红了；冬天大雪落地之时，他会不厌其烦地帮儿子堆起一个又一个雪人；春天鲜花盛开之际，他不顾数公里之遥带着儿子到太子河岸边网蜻蜓。我们一家三口到郊外搞野餐，他常与儿子执剑舞刀“厮杀”，玩得是那样开心……

我看重文人，更佩服他们那种孜孜不倦的创作精神。夜深了，我一觉醒来，见他还在那里不停地写着，于桌前灯下熬着心血。我披起衣裳轻轻地走到灯前，看着那写出的一篇篇手稿，我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人们把作家的写作总是称为“辛勤耕耘”。他有较好的心理素质，面对现实，直面人生：“月圆”时他不为自己的成功而狂喜，“月缺”时他不为自己的失败而沉沦。

说句实在话，我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我写出的文字还没有被打印成铅字，更谈不上为正式出版的书写序了。但在市作家协会金鹰士副主席的鼓励下，作为妻子，也觉得有写下几行文字的必要，于是便有了以上这些文字。这难免是一把糊涂文字，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序了，就算是我的心里话吧。

贾丽

1999年10月

# 目 录

- 1 静在商潮滚滚时(代序)/贾 丽

## 乡情悠悠

- 1 黑核桃情结  
6 漫步“东京城”  
9 小站泪别  
12 赏 雨  
14 初识北大荒  
18 姥姥和她的火盆  
21 婆婆丁  
23 不合格的爸爸  
26 我的外祖父  
29 那飘雪的四十五天  
32 残忍的乐园  
36 山村的红灯笼  
39 十年北大荒  
42 一把手  
46 姥姥家的大碾盘

- 48 雨中情丝  
50 粘耗子  
53 留恋大雪  
56 雪 遇  
59 生日宴上无蜡烛  
63 雨中那茅草屋  
65 善人将死其言也“恶”  
69 可悲的王道士  
74 负债而行  
83 爱人,在我心中是盏灯  
86 悠悠土地情

### 青山处处

- 89 游岳阳楼  
92 船过白帝城  
95 “饱餐”天池  
98 杜甫草堂随想  
100 海风渔火伴我眠  
103 游眉山小城  
108 游燕州城  
112 拜访唐伯虎

### 说汤论禹

- 121 还读书以读  
123 狗的悲哀  
125 庙宇与中国文化  
127 血雨腥风话文人



- 143 我与《周末》  
145 也说女人  
148 国人切莫忘了仁义  
152 北大荒人  
155 笨眼看酒  
164 宁古塔的风俗人情  
171 与“鬼”为伍  
174 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177 心灵感应,中国人的特殊语言  
180 有感“亲自”  
183 戏说男人  
188 回乡漫步二三事  
191 差不多先生的后代  
194 荒谬方程的解  
198 四只眼睛还不够

### 初识红楼

- 200 初识“红楼”  
203 再识“红楼”  
210 三识“红楼”  
220 巧笔奇思画众生  
225 春梅秋菊逐次凋  
237 曹根红脉说“红楼”  
242 宁国府容不下焦大  
246 后 记

## 黑核桃情结

出生在铁岭县东部山区的我，小时候不敢有想吃一个苹果的奢望，至于香蕉、桔子等南方产的水果，我就更不知其为何物了。我非但没有因无缘与它们相识而分享不到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而报怨，相反倒因贫瘠山村的遍山野果而结下了一份情结，至今也是我不能释怀的一份情债。

小村的前山后岭东梁西岗几乎一年四季都有满足我们这些馋嘴孩子的野果。春天一到，高粱果、扁李核、山樱桃便陆续来到我们手中。夏天，山杏、山葡萄、山枣又纷纷成熟。秋天，山梨、山里红、榛子、核桃又成了我们的口中物。就是到了冬天，在阳面山坡的山里红树和梨树底下也很容易拾到红红的山里红和黑黑的冻梨，不用擦不用洗，放入口中慢慢啃起来，那甜那酸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这些野果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山核桃。

高高的山核桃树上结着鸡蛋大小绿绿的山核桃。每到立秋之后人们便将它从树上打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去掉厚厚的青皮便剩下里面黑黑的核桃。到了冬天用铁锤将它砸开，里面便是白白的核桃仁。我爱吃核桃在小村出了名，我家东院的顾阿姨从不叫我的名字，总是亲切地叫我“核桃”。顾阿姨是小村

中最勤劳、最善良、最善解人意的人，村里几乎没有人不愿与她往来的。我家与她家住了十年的邻居，在那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妈妈与顾阿姨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如同亲姐妹一般。顾阿姨有个女儿叫婉莹，小我一岁，小时候妈妈问婉莹给谁做媳妇，婉莹用手指着我说“给他做媳妇”，当时我脸一红，毫不犹豫地拿起线板下地追打婉莹，婉莹吓得边跑边哭，妈妈和顾阿姨都捧腹大笑。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在一个多雪的冬天我们全家离开了那世代居住的小村，搬迁到了北大荒。离开小村的原因很多，但与顾阿姨家没有划清界限是重要原因之一（顾阿姨家是富农成份）。离开小村的那天晚上，我亲眼看见妈妈与顾阿姨抱头痛哭，没有任何语言，哭声代替了话别，泪水冲淡了悲伤。当时从铁岭车站到我们要去的北大荒倭肯小镇全程路费十五元一角，这在全家人干一年活秋后算账还要欠生产队钱的那个年代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因此妈妈心里清楚，这一别几乎永远也没有回小村的可能；顾阿姨心里也明白，这一别无疑是她与妈妈的生离死别。那情景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汉子，使其伤心落泪。

让我感到满足的是我并没有因为离开那遍山长满野果的小山村而吃不上核桃。每年大年将近，我们便会收到从小山村邮来的一个包裹，里面装着大个的核桃。那一天是我一年中最快乐的一天，北大荒的小朋友都羡慕我那黑黑大大的核桃，他们哪里知道我有一个比妈妈还亲的顾阿姨。可是每次还没有等我尽情地享受得到核桃的喜悦便被妈妈的表情带入心酸的境界之中。妈妈每次都望着那装着核桃的布袋双泪俱下，那表达的凄苦，那目光的痴呆让我不忍目睹。这时她嘴里总是不断地重复

着一句话：“看，你顾阿姨的针线活多好！”顾阿姨的手巧是全村有名的，我们兄弟姐妹每人都穿过顾阿姨做的鞋。顾阿姨何止是手巧活好，她对人的那份真情也是世间所不多见的。听妈妈说，有一年夏天我刚刚两岁，她有病住进了公社医院，妈妈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把我托付给顾阿姨。当时小村正值青黄不接缺粮少米之际，顾阿姨白天上山挖野菜，晚上回来带我和婉莹，我和婉莹又交替着哭闹。那一个星期，顾阿姨没睡过一个好觉。妈妈出院后见到仍然活泼的我，又看看早已清瘦了一圈的顾阿姨，眼泪便掉了下来，顾阿姨如蜡一样的脸虽然露出的是苦笑但泪水却与妈妈对流着。

我十八岁那年，高中毕业后参了军，继而成了一名军官。有一年出差，我受妈妈的再三叮嘱绕道五百余里去看望顾阿姨。沿崎岖的小路穿山越岭向小村靠近时，顾阿姨那慈祥的面容在我脑海中不时地闪现，越靠近小村，我的心跳动得越剧烈，就要看到阔别十五年的顾阿姨啦！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当我走进顾阿姨的家时，出来迎接我的不是顾阿姨，而是已为人母的婉莹。我急切地逼问着顾阿姨的情况，婉莹慢慢地低下了头，泪珠便落在了地上。我的心一颤悠，犹如晴空炸响了一个巨雷，将我惊呆在那里，不敢再往下问了。过了好长时间，婉莹忍住悲泣告诉我，顾阿姨已于一年前故去了。那年秋天，两鬓花白的顾阿姨又到陡峭的西大山去给我打核桃，当她打了满满一筐核桃下山时，由于腿脚不便，一脚踏空从山上摔了下来，当时腰部和腿都严重受伤。天色已晚，家人见顾阿姨还没有回来，便到山上去找，当家人找到她时，她已将散落在地上的核桃重新装回筐里，拄着一根树枝正在山路上向家移动着，家人将她背回家后，她就再也没有起来。七个月后，菩萨心肠的顾阿姨就离开了人世。弥留之

际她对婉莹说：“我看不到你张阿姨了，我死后你张阿姨若来，让她到我的坟上去看看我，虽然是阴阳两地，她若能到我身旁站一站，我在地府会看得见的，这样我就满足了。”婉莹还告诉我，顾阿姨告诉她，知道我部队的住址后一定寄去一点核桃。婉莹说到这，我已忘记了自己是穿着军装的男子汉，面对婉莹便声泪俱下了。在我的请求下，婉莹于当日下午就带我到了顾阿姨的坟上。荒凉的山沟里长着松树、杨树、榆树，杂树下面便是一个不大的土包。不用婉莹再说了，我望着那土包，极力地克制自己没有再哭出声来。回来后我告诉婉莹，有任务在身明天必须早早起程。天还没亮，婉莹便将我送到村口，待婉莹回去后，我便转身向顾阿姨的坟地走去。在晨风的摇曳下，各种树木呜呜作响，这时，我毫不掩饰地痛哭起来。树木的吼叫，鸟儿的惊鸣，我的痛哭，山岗奏起了杂乱的哀乐。“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树下鬼吟哦。”那刻的小山岗似乎真地成了鬼乡。天微明，我望着那堆黄土，心里在请求着上帝：把勤劳的肉体留给大地，让那善良的灵魂升入天堂吧！

那年春节前，我又收到了装着核桃的邮包，我望着那黑黑的核桃仿佛又站在了顾阿姨的坟前。泪水再一次湿润了眼角，我再也无法面对这黑核桃了，于是提笔给婉莹写了封短信：

婉莹：

无论如何，千万千万不要再给我寄黑核桃了，我实在无法面对它，那每一个核桃都重有千斤，我本不坚硬的臂膀无法擎得起这感情的重压，别让我这脆弱的情感去搅扰顾阿姨那安息的灵魂了。

小伟

第二年清明节前,我又回到了小村,我请婉莹陪我到山上挖了好多山核桃树苗,将它们栽在顾阿姨的坟前,让这些黑核桃树替代“核桃”永远陪伴着顾阿姨。

## 漫步“东京城”

身居闹市,最难耐的却是无边的寂寞。这寂寞并不是无事可做,而是不愿去做,空虚、浮躁、无聊时时袭上心头。于是每有余暇便到城边古迹去转转,那日便走到了“东京城”。

太子河东两公里的“东京城”已不是三百多年前爱新觉罗氏的一姓之城,现今这里已是一个一千余户的大村庄,村子里四通八达的柏油马路取代了努尔哈赤部八角殿上的六棱砖。路边的村民说说笑笑在谈论着当天的新闻,总结着自己生意的得失。几缕阳光透过高高低低样式不一的民居参差地散落在融新旧材料于一体的天佑门上。沿着天佑门向西、向北又向东转了一大圈,映入眼帘的是当年曾牢固整齐而今错落无序的城墙白岩,是当年曾堆高夯实而今日松散的岩石黄土。能体现它一度辉煌的画栋雕梁、猎猎彩旗当然无处寻觅,正如月有圆有缺、水有涨有落。当时的爱新觉罗氏家族率八旗劲旅从新宾到辽阳,由辽阳至沈阳,再由沈阳至北京,一路猛拼猛打争了个一统江山,而那八旗子弟走进了红墙不需几代的扩土征伐之后,便再也不愿去演练那金戈铁马,更不愿去领略那边关风雪,而是在手中高高地擎起了鸟笼子。他们似乎不会想到那精致的鸟笼子高高举起的

时候,他们的江山也便慢慢地垮了下来,那笼中鸟的悲啼正是清王朝暮年的挽歌。三百多年前东京城里的主人以君临天下的目光去审视城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上莫非王臣。他们哪里知道就在他们脚下,早已经历了无数兴衰成败荣辱沉浮的滔滔太子河,也正用同样的目光在审视着他们,看他们能给华夏大地留下什么。

上了坡,我便来到当年努尔哈赤议政的八角殿旧址,原想这里残砖碎瓦之上或许长着茂密的蒿草,可是展现在眼前的却是青砖院墙环绕下的一座整齐的砖瓦房,那房子的青砖三分之二还是努尔哈赤皇宫的青砖,它和“东京城”中其他民房一样,院墙、猪圈、鸡舍等等几乎每一处都可以看到当年构筑皇宫和围墙的大青砖和六棱瓦。房主人是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我说明来意,老奶奶便亲热地和我唠了起来。交谈中得知老人家已是七十四岁了,但记忆和言谈还是那样地清晰流畅。她向前一指说:“前面解放前是我家的场院,这里地势较高,把庄稼堆在这里一不怕水泡,二又便于风干。据说我家那场院就是当年的金銮殿,一辈又一辈地都这么传说。”

田老太太的房前屋后,长满了桃树、杏树、枣树、梨树。时值初春,树上的花骨朵已呈现粉红色,微风掠过,枝条摆动着,真是一处好宅子。老人家有三儿三女,或许是借了当年皇宫好风水的光,儿孙们一代强似一代,纷纷到城里工作。这里只有不愿离开老宅的田老太太。老人带我看建房的青砖又带我到后院看铺在菜地小路上的六棱瓦。她告诉我,这六棱瓦过去都刷着绿油彩,可惜不论我怎样寻觅,都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一丝绿色了。我问老人家:“这宅子可出卖?”她说:“我舍不得卖,卖了我在新城市就没有地盘了。”是的,不论历史如何恶作剧一般变化,是秦



皇汉武走来还是唐宗宋祖离去,这地盘永远都是属于“田老太太们”的。

告别了田老太太,沿路顺坡而下再走天佑门返城。政府在老城门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了重修,使其恢复了原貌。然而这古色古香雄伟恢宏的天佑门,已起不到当年“天佑门”的作用,它只能告诉世人:这里曾住过那么一位皇帝,后来这位皇帝的子孙们便将自己深锁在北京的皇宫里,日日与玉佛香烟为伍,夜夜与九重宫阙为伴。可是历史又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玉佛香烟没有保佑住爱新觉罗氏的万代江山,九重宫阙也没有抵挡住民国革命的隆隆炮声。这就是一个王朝的覆灭,这就是一段历史的结局。

回首再望,耸立于城南的天佑门与城中那千余户清洁而整齐的民居相比似乎显得有几分尴尬。在茵茵绿草、袅袅炊烟和田老太太房前屋后的红桃粉缨中,我看到了历史书卷的动人诗篇。